

4

新闻丛书

XIN WEN CONG SHU

谢觉哉与新闻工作

丁 浪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谢觉哉与新闻工作

谢觉哉与新闻工作

丁 浪 著

谢觉哉与新闻工作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三年·重庆

特约编辑 李漱秋

封面设计 金乔楠

谢觉哉与新闻工作

丁 浪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四 川 省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625 插页5 字数180千字

1983年8月第一版

1983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200

书号:17114·15

定价:0.89元



一九五六年谢老在办公室



一九六一年作者（左一）与谢老及其夫人王定国同志合影

南湖通俗報

第三千一百二十七號

本社開設南湖長沙路門牌五八七號
△通俗演講所啟事
今日(星期日)午後三時赴小西門
外雲龍廟演說列左

於公理而言，現在抗英及子空戰問題，
早已成爲，有人說是，和平和，
我或見人預備從前不平等的罪惡，
萬萬天，地，人，

一得書
讀反對
之
主集中
些，其些地方
是把集中與
在組織上
筆相用
要
做決戰
這是

丁良同志
有些似乎不是書信，我的
那部不爲要，一書信摘要字樣
或也多是這么或也，
院
學語集錦
謝覺哉同志書信摘錄
「暴風雨」在哪里？

本報一年工作之回顧

要用我們上海工人和勞苦羣衆的「上海報」，來打倒上海一
切帝國主義國良黨的走狗報！
一年過去了！雖然我們做了許多錯誤，雖然我們感到
有萬分的缺點，然而「上海報」成績的差強人意，終究
是我們所未曾想到，且亦不敢盼望的！
在出版「上海報」之初，我們幾乎考慮了兩
三個月之久。是的，羣衆鬥爭的發展，使得
工人自己的一個日報成了絕對的必要。可

出版说明

为了给新闻学的研究提供资料，给广大新闻工作者提供业务学习参考材料，我们计划陆续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辑的一套《新闻丛书》。

这套丛书的作者多半是我国新闻界的老前辈。丛书内容的一部分是现在写的当年回忆或追述，包括新闻战线各个方面的人或事，其间容或有不很切实之处，看法亦各自殊异；另一些资料则是几十年前在白区公开发表的文章，这些文章，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现在看来，其中某些观点、论述或提法，难免有欠妥之处，但为保持其本来面目，我们均一律未予改动。

《新闻丛书》前言

《新闻丛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继《新闻研究资料》后的又一套有关新闻方面的书籍。它是《新闻研究资料》的姊妹读物。

《新闻研究资料》自1979年8月创刊以来，历时三年。到今年年底，共出版了十六辑，330多万字。这是进行新闻研究工作和学习新闻工作经验的一笔巨大的财富，它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它有一批党的、进步的报纸和新闻团体的史料；有一批新闻界著名人物的史料；有一批革命前辈办报活动和办报经验的史料；有一批在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具有影响的报纸的史料，等等。所有这些材料都为《新闻丛书》的编选工作，提供了雄厚的基础。我们依据这些材料，按照不同的选题，经过补充修订、增添内容，使它成为一本本内容充实丰富的专题著作。

此外，我们在编辑《新闻研究资料》的工作中，访问过许多新闻界的老年、中年和青年同志，其中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工作经验的新闻界前辈，他们将为这套丛书撰写回忆录；有积累了很多有价值资料的报刊史研究者，他们将为这套丛书编写专题史料；有对新闻采访、编辑、副刊编辑具有经验的记者、编辑，他们将为这套丛书写出有声有色的经验体会；有对新闻学作过深入探讨的研究工作者，他们将为这套丛书撰写专门著作。

所有这些情况说明，这套《新闻丛书》的选题范围是十分广泛

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还将进一步广泛地约请新闻、文化、史学方面的同志，为这套丛书、为《新闻研究资料》丛刊撰写文章和著作。

我国的新闻历史悠久，新闻实践丰富。但新闻理论工作，却显得薄弱，还没有引起新闻界本身应有的重视。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和促进新闻史料的积累、新闻实践的总结和新闻理论的研究，总的说，是为了我国新闻学的繁荣和发展。

感谢重庆出版社的同志们，他们为了我国新闻事业的提高和发展，支持这套丛书的出版，并在工作中给了我们很多帮助。

我们欢迎新闻、文化、史学方面的同志们和广大读者的支持、批评和帮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室

一九八二年八月

《新闻丛书》第一批书目

- | | |
|------------------|---|
| 《白头记者话当年》(回忆录) | 夏 衍著 |
| 《报生涯三十年》(回忆录) | 张友渔著 |
| 《报刊杂文与东京通讯》 | 张友渔著 |
| 《国际述评的写作与选编》(暂名) | 乔冠华著 |
| 《谢觉哉与新闻工作》 | 丁 浪著 |
| 《印象深刻的一次采访》(文集) | 王淮冰、王文彬、
刘时平、商 恺、
田 流、林 里、
金 凤 等 |
| 《新民报春秋》(暂名) | 赵纯继、曹仲英、陈理源等 |
| 《世界日报兴衰史》 | 张友鸾、贺逸文、陈云阁等著 |

目 录

敞开心肺给人看(代序)	(1)
——回忆谢老	
报国多方笔一枝	(19)
——简述谢老的新闻生活	
谢老谈记者的思想作风和学习	(90)
访谢老手记	(98)
编辑记者要学好辩证法	
要学古文	
养成写日记的习惯	
积累知识在于勤奋和谦虚	
要刻苦地掌握第一手材料	
捕捉题目与借题发挥	
一专与多能	
多交朋友 多记家史	
开门见山与知其所好	
手记 心记 画记	
留心易被忽略的问题	

掌握交谈的要领	
拿得起 放得下	
常思不足	
晨思夜读 重新学习	
忙与挤	
要爱护人才	
以诚待人 以礼相让	
同行与同志	
熟悉社会 了解人民	
谢老谈晚报·····	(159)
除旧布新 深入浅出·····	(173)
——浅谈谢老主编的《湖南通俗报》	
《学语集锦》专栏始末·····	(209)
附录 ·····	(221)
后记 ·····	(233)

敞开心肺给人看 (代序)

——回忆谢老

“敞开心肺给人看”是谢老(觉哉)1962年写的一首七绝中的一句。每当我回忆起谢老的时候，就会想起这句诗；每当我看到那些光明磊落、为人民奋斗终生的革命前辈和同辈的英雄事迹时，也会想起这句诗；每当我看到在堂皇的革命词藻掩饰下的一些丑恶行径时，也会想起这句诗。一个人在人生的旅途上会遇见种种人、种种事，会留下种种印象，但是，只有高尚的人和美好的事才会给人以难忘的记忆，才能鼓舞人向上，它还可以在你艰难的时刻、坎坷的路上为你带来生活的信心和战斗的勇气。

我就是这样地常常回忆起谢老。

平易近人 和蔼可亲

1958年初夏，《北京晚报》创刊。这张报纸的编辑、记者大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朝气蓬勃、敢想敢干，很富有五十年代的青年人那种“把一切献给党”的劲头。当时，我们看到谢老在其他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这些文章亲切生动、有情有理，把话

说在读者的心坎上，大家都爱读。大家想：能不能请谢老也给《北京晚报》写写文章？但晚报刚刚创刊，还不知谢老有没有看过晚报；当时谢老是内务部长，更不知他有没有时间写稿？

一天下午，天气晴朗，我带着介绍信到内务部去，准备请谢老写篇纪念国庆的文章。那时我还年轻，参加新闻工作刚两年，什么也不懂，有点初生牛犊的劲头。但是，当走出了报社大门的时候，突然想起我们副刊曾约一位名望甚高的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写稿，对方的秘书挡住了，说：“他这么忙，怎么能给你们晚报写稿？”话语之中，似乎给小报写稿，有失名家的身份。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次去找的作者，是广大青年异常尊敬的革命老前辈，还肩负着繁重的领导任务，会不会给秘书挡回来？想到这里，我心里突然一沉，不免有些紧张。到了内务部，传达室的同志果然挡驾了。说谢老很忙，没有时间接待，叫我有事到人民来访办公室谈谈就可以了，原来他以为我找谢老，大概是来要抚恤金或申请什么救济来的。我再三说明来意，并把介绍信给他看。他犹豫了很久，才打电话问谢老办公室。真不巧，谢老正在参加部党组会。会议可能要开到下班，而现在才三点多钟，需要等两个多小时，等不等呢？只要谢老能答应写文章，多等两个钟头也没关系，我担心的是见面以后三言两语地把我打发走了，怎么办？我简直有点心神不定，坐在凳子上不知所措……。我想起在《星火燎原》上读到过的一篇回忆录，文中写到在长征的困难时刻，谢老是那样慈祥地同战士们说笑谈天，心想：他老对人对事从来不分尊卑贵贱，他不会轻看小报，一定会接见我的，我非见到老人家不可。就这样，我一直等着。传达室的同志见我如此坚决，大概也受感动了，不时拿起电话询问党组会议开完没有？后来，干脆允许我进入内务部，直接去谢老办公室。我高兴极了，走得很快，仿佛谢老已经在办公室等着我似的。

走进谢老办公室，谢老夫人王定国同志热情地接待我。这位朴素的老同志平易近人，就像招待熟人一样，有说有笑，非常随便，我拘谨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松弛了大半。她要忙其他事情，给我倒了杯水，叫我坐在沙发上等候。我边喝水边打量屋子。这是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陈设简单，除了办公用具，就是书报杂志，墙上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装饰品，沙发、桌椅都是旧的。他让人想起解放军刚进城时，部队首长家里的情景，使人产生一种亲切的感觉。这里最突出的就是朴素，如果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话，那就是书报多一些……。我正在沉思之中，秘书扶着谢老进来了。

谢老听说我是报社来的，亲切地叫我坐下。说：“你等了很久了吧？”我看见谢老身体很好，虽然开了半天会，但毫无倦意，满面红光，两撇白胡子长长的，显得特别慈祥。我觉得面前坐着的并不是想像中那种威严的大首长，而是平常到处可见的亲切的老人，于是，我一点也不拘束了。一下子把要说的话全说了：“我等得快两个钟头。来之前，有的同志说：‘您很忙，不一定看得起我们这张小报，去了也是白搭。’一路上，我心里挺紧张的，怕您不肯见我。您可一定给我们报纸写篇文章，要不我真不好回去交差，没准人家还会笑话我……。”

谢老一听，哈哈大笑。接着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这时，我才觉得刚才太冒失了，连忙掏出介绍信交给谢老。谢老一看，和蔼地问。“你这名字是后改的吧？”

我有点奇怪：“您怎么知道是后改的呢？”

“中国封建社会很长，女同志的名字一般很少用浪字的。你思想倒挺解放。”

“那是参加游击队时自己改的。”

“为什么叫个浪呢？”

“小时候，家庭生活不好，想远走高飞到处去流浪。”

“你是广东人吧？广东很少姓丁的，你们家姓丁？”谢老听出我的口音，又问了一句。

“不姓丁。我想：参加革命，就像钉子一样刺向旧社会，钉子不是挺硬的吗。我们老家一解放，我把弟弟妹妹，全都改成姓丁的了。”

谢老一听，又哈哈大笑，这一下我倒有点不好意思了。

“哦，你是《北京晚报》的，刚当记者吧？”

“是的。”

谢老听说晚报创刊，很高兴。他说：“我们国家这么大，人这么多，革命事业蓬蓬勃勃，生活很丰富，报纸太少了，应该办晚报。我支持你，支持你们的报纸。”说罢，他站起来，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个本子，上面用毛笔写满了诗词。他说：“你们是新创刊的晚报，思想不要有迷信，大胆地找一些负责同志写文章，支持你们这个新生事物。我这里，现成的文章没有，有几首诗。是前些日子同朱总司令、董老、徐老唱和了几首，你可以抄回去，问问你们的总编辑，看要得要不得？”接着，他又请秘书打电话问朱总司令、董老、徐老，看看他们是否同意给北京晚报刊登。秘书挂电话的时候，我想的很多，这时不是担心了，而是激动。当知道这几位老前辈都同意把诗交晚报发表时，我简直高兴极了。意外的收获，使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我想：这些老前辈都这么平易近人，谁说不会给我们晚报写稿呢？想到这里，心里热乎乎的。我马上认真地把这几位老前辈的诗抄好。向谢老告辞的时候，他和秘书送我出门口，谢老满脸笑意，是那样的和蔼慈祥。多少年过去了，谢老的形象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是那样清晰，永远也不会模糊。我还同样清晰地记得，当我走出内务部门口时，我看见天空是那样湛蓝，那样高，飘拂着几缕白云，半天

里还传来了鸽子的哨音。

几位老前辈的诗发表了。几天后，我又收到了谢老应约写的文章。

名 与 实

时间长了，同谢老一家都熟了，常去拜访，不仅是约稿，更多的是聊天，向老人请教。

1965年1月4日下午，我去看望老人家，书房异常寂静，谢老独自坐在沙发上，像在沉思。我和秘书走进去，他也没有发现。为了不打搅他，我轻轻地在门边一张椅子上坐下。秘书走到他身边，谢老示意秘书把案头上放着的诗本拿给他。秘书告诉他说我来了，谢老很高兴，热情地叫我坐在他身边，对我说：“我做了一首诗，请你帮我记在本子上。”谢老从1963年5月患脑动脉硬化引起脑血管栓塞以后，视力更差了，右手不能握笔，常常口述诗词，请人记录。他讲话也有点费劲，不易听清，此时，他吟诵得很慢，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的。诗如下：

名是实之宾，
无实何能名。
名在职斯在，
失职责不轻。
有理说不达，
有令不能行。
惭余衰老甚，
未能力斗争。

记完诗，他又叫我写个注脚：一个人应做实际工作，不能徒具虚名。

我要求谢老给我讲解。这已经是习惯了，每逢拜读他的诗词，总要求他解释一下诗意。通常是老人不爱多讲，这首诗他却讲得不少。

他说：“这首诗可以拟题为《名与实》。名与实这个问题人人能遇到，有人重名，有人务实。我一生是反对只求名不务实的。1959年，中央要我当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那时我快八十岁了，这样的重任我担心干不了，即使干得了也不易干得好。人老了，精力有限，便推辞了几次，没有辞掉，我就试着干一下。最高人民法院是代表人民行使审判权的机关，批案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需要十分慎重，比不得你们写文章，写错了没关系，可以再写。人就只有一个脑袋，杀错了，人头落地了再也不能长出来。杀一个人容易，要做到不错杀一个人却很难。”接着他又谈到最高人民法院有人主张不看案，他反对。他认为如果不看案还要最高人民法院干什么？他主张一定要亲自看案，要下去调查，争取拿到第一手资料。这样做固然累一些，但对人民有利，人民的法院不是旧社会的衙门。“失职责不轻”，人命关天。谢老经常亲自看案，出去调查。他说：有的同志见我太累，特地跑来劝我。他们说：“谢老，您年岁这么大了，法院工作就挂个名算了，何必花这么大的力气呢？累坏了身体怎么办？你看人家谁谁谁不就是挂个名嘛。”这些同志出于好心，但谢老认为不能接受这种意见。秘书在一旁插话：“谢老曾经半开玩笑地对他们说：‘挂个名怎么行呀？杀人的批复都盖着我谢觉哉的印章，人杀错了，那些冤死鬼来找我算帐，我怎么办呀！’”说得大家笑了。谢老又接着说：“现在有一种风气不好，常常听到有的同志向组织部门提出：‘我老了，工作是干不了，就挂个名吧。’有的说：‘我身体不好，不能上班，实际